

宜
焚
全
稿

宜焚全稿

卷二

李報錢糧
華亭鑄印
入境劾官
朝覲議留
周文燦招
道府請告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

欽奉

聖諭事案崇禎二年五月初二日奉都察院勘劄准
戶部咨該本部於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按
出

聖諭朕惟京邊錢糧原國家正賦加派遼餉係軍國
急需我百姓胼胝奉公未嘗不完乃一入有司多
方稽誤或雜項耶借或胥吏侵漁或解官沉閣以

致運解愆期司農告匱三軍枵腹九塞呼庚朕軫
念邊士夙夜焦勞各省直司府州縣等官恬安積
習若罔聞知豈真聾瞶既不辨國家之緩急良
繇各競私營等封疆若秦越藐玩功令視申飭同
弁髦謂朕有不必盡行之法故也朕已有屢旨責
成撫按督催叅罰爾部再通行申飭該直隸各府
及各省布政司每項錢糧起解即以起解日期及
解官姓名先行報部該撫按於每季終將本季解
過錢糧若干通行造冊奏報以便稽查然歲終無

完欠總冊照應恐解官侵弊猶未肅清每歲朕壽
節之期司道官一員進表着該布政司府將各州
縣歲內完欠錢糧造簡明文冊分為二本以金花
京邊為舊以加派遼餉為新職罰銀兩造入舊冊
督撫軍餉公費銀兩造入新冊交進表官彙報部
科爾部據以恭罰奏咨吏部全完者紀錄優擢適
欠者分別革職降調輕重處分其有侵漁染指情
弊特行提究以為欺公藐法者之戒朕又思布政
司關錢糧出納

祖宗朝設立左右二員良有深意左布政職事頗繁
一應錢糧文冊右布政協同磨勘不許推諉或兩
員內偶有員缺其一員即遇陞選公事亦不得往
離職守使吏胥因緣為奸諭領之後爾內外大小
臣工協同遵守朕一稟

祖宗之成法以饒久玩之人心憲典具在朕不能私
欽哉故諭欽此欽遵備劄在卷已經通行遵照外
今崇禎六年夏季已終隨經檄行所屬各府將
本年夏季分起解過兩京各部寺一應錢糧物

料物目併解官職名領解月日遵照造冊呈報
等因卽經行催去後續據各屬于本年八等月
二十四等日陸續冊報前來除南部折色錢糧
及兩京各部本色物料俱該撫臣開造在冊不
敢瑣塵

聖覽外謹以各府解過北京各部一應折色錢糧數
目開列為

皇上陳之

崇禎六年夏季分

蘇州府解過

禮部銀共五百一十一兩二錢

戶部銀共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三錢二分

一厘四毫零

松江府解過

戶部銀共三萬七百五十三兩九錢三分三厘

八毫零

禮部銀共一千四十四兩六錢五分四厘二毫
兵部銀共七百八十一兩九錢二分二厘八毫

工部銀共五百三十二兩

常州府解過

戶部銀共八萬四千一百一兩五錢七分九厘
零

鎮江府解過

戶部銀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兩一錢七分
六厘五毫零

禮部銀共一千四百一十九兩

兵部銀共一萬一千六十九兩二錢九分三厘

一毫零

工部銀共一千三百七十六兩一錢三分九厘
四毫零

以上四府共解過

戶部銀一十九萬三千六十四兩一分七毫零
禮部銀二千四百六十三兩六錢五分四厘二
毫

兵部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兩二錢一分五
厘九毫零

工部銀一千九百八兩一錢三分九厘四毫零
以上蘇松常鎮四府解過戶禮兵工各部銀通
共二十萬九千二百八十七兩二分二毫零各
開報到臣該臣覆核無異謹會同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祖
誨遵

旨奏報除將各府解過崇禎六年夏季分一應本折
錢糧數目并解官職名起解目日聽撫臣逐一
造冊恭

奏另造清冊咨送部科查考外相應具

題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具題

知

崇禎六年九月初三日具題十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

題為遵奉

明旨厘革宿弊事卷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該本部遵

旨議得以後各該巡撫會同巡按官每年通查所屬大小衙門如有應換印信及關防條記明開篆文字數具本題奏換給舊印亦代為奏繳等因

題奉

聖旨是着撫按官隨便奏請換給不必題奏欽此欽

遵創行在卷已經通行遵照外今崇禎六年九月二十日據松江府呈蒙臣批發華亭縣申詳請換印信緣縣蒙批該縣印未二年遽尔模糊有無別情仰松江府查報又蒙巡撫莊都御史批同前事蒙批該縣印信頒發未久即使用極繁未必遽圓平也及查正二三月申文印文皆極分明相去僅數月何等模糊乃爾該縣前以四年請換尚奉

明旨查詰况今纔十八月乎其中有無情弊仰松江

府嚴查明確報蒙經行縣查報去後今據申稱
本縣印信案於崇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奉

撫院憲票發下行使緣錢穀刑名冊籍文移浩
繁且各保區圖里排細戶白銀俱係各人零星
秤納原用叁合號串所以晝夜用無停晷篆文
易于模糊簡查前案萬曆四十五年七月奉到
新印至四十六年二月僅七個月印文即已模
糊該前知縣章允儒申詳請換亦奉
撫院王都御史駁查隨經本官查係錢穀浩繁

用無虛畧所致且為原領印文較之往日又覺
輕淺中間並無別弊已經具繇申奉題

請賜用今日之事實與符同原無情弊即今用使無
停日見銷蝕錢糧重計恐滋奸弊已經具繇申
覆乞賜轉詳

題

請去後今蒙前因為照印文日見圓平銷蝕難以稍
緩相應請乞速賜轉詳

題

請底閩防有賴奸宄無虞等因回中到府據此該本
府看得華亭縣印篆文全無不但模糊已也查
所從來委係糧串零星用無虞畧以致角利字
平別無他弊目下造冊報部及新徵錢糧出入
干係匪輕改鑄難緩等因具詳到臣謹會同巡
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
看得有司之有印篆所以昭信而防奸也華亭
縣冊籍文移數倍他邑而錢糧號串用印者尤
日無虞時是以在前有四年而換亦有七月而

換今此篆已十八月而利平已極如臣受事之初見篆文尚彷彿數畫三月以來竟不可辨認矣是則銷蝕之因其非有情弊可知也此中奸壺百出如此無篆之印無物不可以假偽臣實凜凜為該邑慮之鑄造頒給似不容緩為此具

題請

旨施行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事臣祇奉

簡書于從三吳入境之後宜有糾劾臣不敢漫無品
偽而廢于此臣伏見三吳非別地比而今日之
三吳又非他時比矣祿蠹光構聞繁興民力困
而未甦民情囂而難理是以論吏治者固宜先
重守而論吏治于此時此地者又宜兼尚才即
如崑山為積刁積玩積疲之邑非才之沉毅者
不足以捫刁非才之敏迅者不足以振玩非才

之精明詳密者不足以起疲而無柰今任知縣
全在茲之非其人也則以地本刁而本官又取
之以闇地本玩而本官又示之以跡地本疲而
又嘗之泄泄沓沓之習也如是而欲望其剔釐
拊戢其將能乎謹據臣平日之所諮訪與道府
諸臣之所開報會同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莊祖誨看得此一官者

皇上陳之一本官秉性柔懦凡事倚伏胥役尤悞信
西庫吏沈文元刑房吏蔣廷賢黃喬光多為欺

蔽入門子高應祥吳履謙晉門子等亦敢當堂
秉事欽邑中有三冰郎十門子之誣一本縣無
東西夾道只堂前三門出入本官除坐堂開行
冰盡日封閉以致一切公文俱罕得入致門外
豪奴衙蠹扛擡打詐皆無從知至有撞鐘聲冤
者亦置不問邑中有閹大爺之誣一本官初任
查革通犯書于季奉橋已經出示張掛後憑季
奉橋黃緣復入又將陸年解款食與經管通邑
訝其顛倒一本官初到清汰書于皂快三百餘

人旋聽沈文元晉門子等曲稟更名收用後經
臣嚴行查汰方升革書手劉日昇等四十五名
皂隸湯陸等二百八名快手朱廷等一百十六
名一徵收無法聽數書陸夢祥銀匠張清等妄
立規矩每櫃派收某區俱限比較前壹日納銀
不許先後零納補納致遠鄉窮民或有銀而無
櫃可交或有銀而無人肯收伺候日久臨比花
費民甚苦之一官布解戶周政侵欠索補四年
官布二萬五千疋監追未完本官聽信吏書朦

臚保出入將劉通判署印時解府買布銀二千
五百兩仍給周政領出一千兩致樊通判坐催
無布後僅解一半餘仍未完累府官叅罰降級
一崑山衛靈打行訟師豪奴公然結黨先經前
按臣訪拿奏知縣將惡名立碑禁戢今來本官
柔懦諸忠毀碑復出其鉢池周青朱天述之黨
較昔尤甚本官力莫能制見經臣行理刑官等
究正法一本縣管糧主簿孫光祖徵收漕糧需
索各區常例本官聽其把持竟不叅申後光祖

被撫漕二臣訪知發問本官始終不能發堯一
本官初到任即查問門子輩誰會唱曲無敢應
者月餘相習因至江陰公謁遊君山令門子等
歌唱侑酒覩者傳笑一生自王踐家富有義男
顧奎子病死土豪共認屍親捉詐抄掠勒官停
屍相驗本官明知假命莫敢申理反將踐僕責
治罰數一縱皂隸顧南隱承牌索詐將生自胡
浪翔當場毆裂衣重傷本官天怪浪翔毆差
士論不平一奸吏周鳳岐顧國晉候欺劉通判附

庫錢糧四百兩本官不能違比該府催解二犯
又聽其延躲一江臣訪衛靈王英王俊發問本
官徇情翻案將被害施義反加以造訪匿名拘
施義妻沈氏監禁四十日一縱皂快夏太妻稟將
司兵李元妻監候太人統蘇忠等將田廛簡剝
去冠裳盡戕幾死此一官者初意亦思振刷而
智不能以燭奸力不能以剔弊以故一墮胥徒
之術中使覓線索在人操縱非我因之懲城倚
社愈肆無天弄法欺公所在而是有官如此地

方其何賴焉但念其年齒方青操守未壞任劇
雖然輒復更絃或可榆收所當照不及例量行
改調者也然臣于是而更有

請焉崑邑十年之中五易其令有司之坐席未煖奸
胥之盤踞蓋深以致錢糧則逋欠滋多累牘之
沉閑莫計倘再使一手器未習人地未宜者嘗
試其間鮮有不相尋于墮誤計惟有擇人而任
庶幾成效可臻乃此間十九州縣無地不稱煩
苦無地不需循良即有堪任之官未敢輕為議

調以臣管見如大江以北儘有才望共推堪充
是選者但以非臣所屬不敢越俎而言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崑山縣知縣全在茲照
例議處遺下員缺速行就近調補勒限受事則
見前京邊漕儲料理有人其于吏治未必無少
裨矣臣草疏方畢閱邸報該刑部一本為循例
糾劾不肖有司事九月初四日奉

聖旨喬若岐著發附近衛分充軍終身近來吏治貪
殘民生日困前特諭著巡按御史速行體訪據實

其奏如何竟不遵依着都察院再行通飭仍着各
自行回奏欵此欵遵夫臣以察吏為職者也儻賢
否倒置臣職之謂何是以按部所及每親審詞狀
問民間之疾苦因以詢長吏之貪廉而且察之
於案牘之中而且察之於登對之際培蘭去棘
臣竇窳窳矢焉况此中六差並巡皆操白簡以
待各官於蒞政提躬稍或不簡則耳目所及指
摘必加目今學臣江臣相繼報

命而計典在適臣人當與撫臣徹底廉訪有可做官

邪而快與論者斷不敢回謁澤抱蔓致有遺奸
以負我

皇上綜核澄清之

聖意也臣聞

命惶悚不安朝夕未暇俟臣衙門勘創之到合先據

實回

奏并乞

聖慈鑒原臣可勝戰慄待

命之至

崇禎六年九月初三日具題十月初一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 祁 謹

題為循例議留應

覲正官以安重地事崇禎六年六月十一日奉都察院勘劄刑科抄出該吏部題崇禎七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

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款開來

朝官員俱儘正官如正官缺或新任未及三月方許以次佐貳官代

朝如地方果值寇盜災傷等事情重大不可一日

缺正官者廳撫按臨期酌量

奏留其餘不得聽其託故偷安妄行

奏免等因到臣奉經通行蘇常兩道遵照查議去

後續于本年十月十一日據蘇松兵備道右布

政沈萃楨呈稱三年八

觀

令甲昭垂訖敢後至惟是蘇松二郡並以帶海襟
江之地值賦煩役困之秋瘡痍未起復遘異災
北寇方除旋聞浙警恐恐為民貧溢起之見慮

岌岌乎繭絲保障之交難倘郡邑長吏聯翩盡
入鵠行則撫循振刷誰其任之况府佐寥寥尤
苦不敷署篆自非量留一二以為地方不可今
查二府屬十一州縣除上海見缺正官外太倉
控制廣海崇明孤峙鯨波惟犄角之形成欺彼
此之勢杜華亭為雲間首邑鄰壤之上青既或
覲或缺督兌之司李又暴病云亡外虞浙寇內顧民
巖此三邑者處勢倍艱則知州劉士斗知縣顏
魁登張調鼎有不得不從孔急之時為之特與

乞留者矣等因又于本月初三日據常鎮兵備
通副使徐世蔭呈稱三年一

覲凡為臣子誰不願預

輯瑞之典然或有地方多故水旱頻仍勢不得不議
留以為桑土之計如靖江孤峙江心近因颶風
海嘯受災最慘見在勞黎歎賑今秋

國賦無供勢虞兩困之日決非署印可勝其任知
縣唐堯俞之應留不待再計矣若鎮江一郡為
留都門戶浙直咽喉地道最為險要且近因烈風

海嘯所屬被災業奉查勘見在設法賑恤府官
誠不可一日遽離地方者金壇縣治雖居腹裏
而接壤溧陽宜興人心翦競彈壓催科端于正
官是賴况此士庶之攀轅益徵民心之愛戴所
當議留以慰輿望者也宜興縣知縣石確丹徒
縣知縣張文光俱調任方新例亦得免其餘武
進等縣所宜一體入

覲者也等因各備詳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祖誨竊照

輯瑞之期攸同萬國

朝宗向日人有同心顧律以臣子述職之典自宜盡
令之趨裝乃計此地方時勢之窮又須量留其
去轍如臣所屬四府請先以地言之太倉控扼
劉河崇明孤懸海外華亭浙壤相錯靖江淮海
為鄰鎮江居吳越之衝金壇宜溧之界邇來波
濤時沸風雨為灾伏莽有風雀之驚子遺多瓶
壺之耻此數官者或綢繆于捍禦或拮据于催
科或易動之人情尚須鎮定或久疲之物力正

責撫循此皆處于寇盜災傷允非託故且再四
籌之而後敢以此大守會議留者且等非不知
功令嚴申留之未敢輕議但三吳賦役之重訟獄
之煩甲于寓內斷非一幕領廣文所能勝任而
愉快乃此寥寥府佐代

覲者押運者催兌者每覺事浮于官是雖盡人而用
之尚若不足况相篆屢奉

嚴旨又必且慎擇其選乎即此署者之無可署更知
留者之必宜留矣若吳縣知縣楊雲鶴宜興縣

知縣石確丹徒縣知縣張文光俱以履任伊始
例得免

覲其他府縣皆當循例應

朝以遂人臣瞻

天覲

聖之忱以應

國家陟明黜幽之舉既經該道議詳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將鎮江府知府王秉鑑太倉州知州

劉士斗崇明縣知縣顏魁登華亭縣知縣張調
鼎靖江縣知縣唐克俞金壇縣知縣柯友桂新
調吳縣知縣楊雲鶴宜興縣知縣石確新任丹
徒縣知縣張文光俱行免

覲與負缺府縣俱照例行令佐貳等官帶同首領官
吏一體應

朝仰候

聖裁施行

崇禎六年十月初七日具題十一月初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 謹

題為蒙奴敵主啟釁頑民結黨搶燒已經擒獲首

惡解散協從謹據實奏

聞伏乞

聖明嚴勅處分以伸法紀以安地方事臣于崇禎六年六月初四日入境受事將前後奉到都察院勘劄逐一簡查內一件刑科抄出該

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

題前事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蒙紳縱僕虐民積怨釀變地方官平時何無禁
戢伸理本內尚曲為隱飾深可痛恨乃克黨糾衆
焚搶殊屬非法周文燦等并陳軾等通者該撫按
嚴拿究擬盡法重懲仍一面曉諭安戢不得株累
生擾陳一教徐廷錫著查他橫肆實跡據實奏奪
重兆登及洪周祿蔣英著該部分別議處莊祖誨
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又一件該禮部主事
駱天閑題為民賊濟惡已極等事本年四月初二
日奉

聖旨據奏陳一教父子婪橫異常近日地方情逞明
係積勞釀變看該撫按一并嚴查作速據實奏奪
該部知道欽此又一件准刑部咨該山東道御史
禹好善題為愚民作亂之因等事於本月初七
日奉

聖旨該縣事情莊祖誨已有旨了著從公據法懲暴
安良如再徇悞責有所歸和 着卽星馳赴任
會同審理不必依限該部知道欽此又一件准吏
部咨該廣東道御史劉興秀題為江南財賦重

地等事於本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蒙紳悍僕藉勢虐民已有旨查處拏究若奸棍
乘機鼓煽肆行焚掠即係亂民豈容姑息著該撫
按速擒渠魁肅明正法其餘的一面務諭解散俾
安生理本內溧陽金壇效尤情形撫按官何未見
奏報即著自行回奏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給
事中史可鏡題為泄玩撫臣等事于本月二十一
日奉

聖旨地方賊警民變撫臣自難辭責莊祖誨著悉心

剝緝亟圖戡定如再玩泄滋毒論治不貸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劄行到臣隨經一面榜諭安戢一面備行常鎮兵糧通嚴拏審究去後續奉勘劄准兵部咨該撫臣莊祖誨題為宜民辛巳戢寧等事于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宜興民亂果否戢寧效尤思逞是何情形本內殊屬含隱莊祖誨還着遵旨明白速奏仍一面督率道將有司擒渠散黨以靖地方不得但借人言引却該部知道欽此又奉勘劄准吏部咨該原任

山西叅政考察降一級用陳一教奏為安戢久
奉

明旨等事于本年七月十三日奉

聖旨陳一教縱僕肆毒正在查勘何得請陳并亂民
有無擒戢該撫按作速分別議處具奏其有潛匿
京師者城捕各官嚴行緝究該衙門知道欽此臣
于蒞任之後先經具有微臣遵

旨受事一疏亦于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亂民豪奴俱着審明正罪其兇黨潛逃及怙惡

不悛者一體緝治但不得株累無辜致有驚擾陳
一教徐廷錫貪橫實跡速查奏奪江南賦重民窮
武備弛廢著該撫按嚴督道府有司多方拊綏振
飭以安根本重地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劄前來
該臣併行該道遵奉

明旨內事理將見獲各犯速行嚴審正法脫逃究黨
勒限追緝并確查實跡振刷武備等項分別申
飭詳報卽行嚴催間又奉勅劄兩科抄出該翰
林院修撰陳于泰奏為微臣風病纏綿等事于

本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陳子泰准回籍聽換接查明奏奪欽此續聞部
報該大學士溫体仁等題為作養人才事奉

聖旨是卿等還嚴加考試詳核品騰務得真才以濟實
用陳子鼎侯勘明奏奪吏部知道此欽遵又經催據

該道副使徐世蔭于本年十月二十日呈聞得一

名周文煥年六十九歲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民招稱
文煥與在官張瑞劉寧蔣吳胡成俱本縣鄉宦陳一
教義男在官張鳳池即奉池乳名添貴樊士

韋張成即正之俱係紳宦徐廷錫義男文煥與
張鳳池等各不合倚藉主勢收租勒索贈耗放
債逼寫子女田房各却蔽主釀禍造孽多端有
已故原任吏部右侍郎徐顯卿係陳一教業師
一教曾受伊厚德徐顯卿故後子孫衰薄將遺
存房屋盡行割典先年伊在官男徐元芳將故
父設像詞字典典陳一教得價銀七百兩後徐
元芳絕賣增至一千二百兩比時陳一教遂將
師像移出因無受納竟遺置市中有在官署名

先年開張酒舖附近本縣官倉不合藏損竊盜
在店偷盜倉糧事覺竟欲逃避陳一教家以圖
倖脫當經本縣究擬追賊招詳未結又陳一教
因買武進田畝即立戶寄莊辦納原與部民無
異武進縣去任知縣岳凌霄賓館被辱岳凌霄
去任已久無從質審有已故胡文存有房屋歷
經四主轉賣與已故生員孫伯芳胡成又不合
藉與胡文同姓代為告索房價孫伯芳不允胡
成誑主收贖祖業執如仇讎在官生員孫炳禮

証蔣美因與另案抗臣爭論抗臣不服當場臧
毆以致臣冒憤縊死告執人命蔣美處罪投靠
本官有在官鄉隣顧壽及伊先存今故兄顧祿
不耳代臣請命蔣美却不合故違勢豪家人撥
置打死人命者發邊衛充軍事例因即移告顧
壽以致顧祿年老受累身死顧壽見証有在官
陳芝陳明兄弟俱係本宦佃戶各因欠租文懷
又不合將陳芝家私捲擄仍逼寫伊靠身文契
并將陳明逼索陳明無奈將生妻賣銀償還欠

租陳芝與陳明見証陳芝身契已經繼追還訖
在官周垣係本官保頭向有住房八間文煥又
不合時橫輒欲謀占伊房克將周恒捉鎖勒寫
賣契周恒証在官陳淵有不在官兄陳源文煥
却又捏指欠租逼寫伊身契詐得銀四兩入已
已經府斷追給陳淵証在官許氏生已故男孫
士林娶在官媳莊氏撫有賢產周文煥張瑞就
不合故違此依謀殺人得財律將孫士林夫妻
拷逼并將伊家私盡行捲擄謀死孫士林仍將

莊氏別賣許氏翠媳莊氏泣懇可伶審斷銀一
十五兩給付許氏養贍在官尹泰有不在官住
尹阿瑞原係無賴惡少張瑞因見尹泰家殷又
不合拴套尹阿瑞契憑靠身銀七十兩因而計
竊泰產契以當贄錢尹泰無奈因代尹阿瑞賠
償身價銀七十兩張瑞收受入己尹泰証在官
李用伊有寡嫂曾有淫行被父捉獲雙姦登時
殺死是可勿論張瑞却就幫助屍父不在官李
燭告執人命因而逼寫李用田三十六畝屋十

問李用証在官瞿有穀邵進亦俱係本宦佃戶
各因欠租無償張瑞逼得瞿有穀腴田六畝臨
審已經退還逼寫邵進并妻男文契四口應斷
退還文契張瑞又見在官王經有養母膳田三
畝坐落田套設計誘許厚值并勒將身投靠身
田共寫一契契一入手價毫無交今審俱已吐
退訖在官周成有田五畝亦坐張瑞套內張瑞
欲謀伊田因挽不在官吏成托親盜伊田縣竟
行盜獻業經府審退還周成証在官徐春原娶

不在官宋亮女宋氏為妻張瑞因見艾姿於挽
宋亮強娶為妾及見事敗輒挾宋氏逃避張瑞
後經緝獲宋氏應斷徐春完聚在官徐侃盧貴
供欠劉寧田租徐侃有船一隻先曾得價賣與
在官董明為業劉寧恃橫令不在官家人李孝
竟將董明船撐回抵償徐侃欠租董明無奈將
田立契抵換前船後徐侃亦將住房立契易取
董明田契凡盧貴欠銀無抵劉寧見伊不在官
妻林氏貌美却就不合逼寫為妾經審斷銀七

兩給付盧貴另娶盧貴証在官李英有市房一
所價值四百八十兩劉寧代主承買契載價銀
二百四十兩止交銀二百兩不合扣銀四十兩
作為使用李英索取不發比將前銀用盡勒令
收贖進退兩難李英証又見在官石瑛可詐無
繇起釁乘伊向與本主不在官義男李瑞有親
指伊平日倚藉呂瑞冒勢詐人劉寧就不故違
勢豪家人伴當事干嚇騙強占田地者發遣衛
充軍事例因而詐得石瑛銀三十兩入已石瑛

証在官蔣雙頂年方十歲有父蔣鏡身故遺田
十二畝樓房六間被先存今故叔蔣鑑投獻本
官蔣鑑因被劉寧詐害產盡人亡遺不在官男
百年與蔣雙頂兩孤無倚伊在官親人張涵宇
稟求本官退田六畝蔣雙頂証在官龔守義先
年將田契賣劉寧議價二百八十兩劉寧恃橫
拴通不在官吳逸延指四載止陸續付銀一百
六十兩餘無批給審斷銀一百兩給主龔守義
証天啓四年間劉寧又套不在官余芳居間代

在官馮燿將田一十二畝寫契抵借劉寧米十
五石銀一十五兩後銀米俱已清還劉寧不合
捐伊田契今審斷追前契給還馮燿証又有在
官奴黨周文訓許文煒及在逃周楨各不合與
先存今故譚士忠構結竇繁蔽主飲怨有在官
李鑑因于崇禎五年借欠不在官張繼錢寧銀
兩無償將蕩五畝契賣與周文訓議價二十三
兩周文訓亦又不合挾勢止付銀一十六兩代
還前債餘欠捐不吐還審斷銀七兩給主李鑑

証周禎因見在官吳應仁有女許配不在官蔣
輝為媳蔣輝投靠周禎亦不合并勒猷媳為婢
周禎事發潛逃吳應仁將女挈歸訖在官蔣坊
因欠周禎債尾周禎捏主拷逼勒伊命田蔣坊
告理伊主代還田銀八兩蔣坊証已故譚士忠
乘在官周榮有妻年老病故却就嚇稱係伊不
在官嗣子周錦毆死周錦被詐許文煒亦不合
不行勸阻周錦將田十畝屋七間契猷堯和臨
審退還原業周榮証在官徽人程應登伊有故

父原係富監向與陳鄉宦交厚比後身故程應
登回籍省祖有叛僕吳添壽不合背主將身妻
男女投靠本官審將吳添壽斷歸程應登服役
又在官楊英伊已故兄楊臣無子存繼在官楊
成一為嗣楊臣身故楊成一年方十歲楊臣有
已故女夫張恩將伊產投獻本官審斷追產給
還楊成一為業在官汪和有市房一所張鳳池
通勒契賣仍減伊房價不與清給見告始找銀
三十三兩汪和証在官蔣徑芳因欠田租張鳳

池又不合將伊捉回非刑拷詐逼寫身田二契
蔣徑芳証又有先存今故糜鈞饒有資產向與
族人有關張鳳池亦不合故違比依謀殺入得
財律張成又不合故違勢豪家人伴當嚇騙財
物強占田地者發邊衛充軍事例誘引糜鈞寫
立身契換靠本主越日復勒寫腴田十畝以為
勢見仍即着喚妻兒一同供役糜鈞負羞不願
隨經備銀五十兩取贖身與田契當止發還身
契一紙田契仍指不還歷經二年田已拋荒無

人佃種仍向糜鈞逼索不堪致伊投河自盡身
死張鳳池復捉伊在官第糜鈞逼取糜鈞無奈
將屋變銀六十五兩索取田契張鳳池又不合
將屋銀扣抵欠租糜鈞情極因至張鳳池家呪
神仍被毆折足僅退田數畝和處糜鈞証在官
陸俸伊不在官伯陸惠逋欠張鳳池田租却就
捉挈陸俸先存今故父陸紳拷逼代賠陸紳因
將房屋六間契抵告後臨審亦已退還訖陸俸
証張鳳池與張成各又不合恃橫科索逼取埠

預曠地糧稅在官王治因居毗徐宅屢索無與
張鳳池竟將王治侍女拉歸送主當審退女王
治証又不在官陳運肩欠田租張鳳池却就逼
伊在官佃甲周泉代賠寫靠身丈契夫婦俱
經服役臨審退訖在官沈坤亦因欠租張鳳池
套令不在官周能代認勒寫身契臨審契已退
還在官許年向有住房一所亦被張鳳池挫債
翻美逼勒賣契一百兩竟行執業許年証在官
却玄因向張鳳池買米張鳳池却就計張成捏

指銅銀將銀指詐不吐臨審處還銀二十兩卸
玄証又在官蔣士珍有母潘氏原為伊故父蔣
全賣與不在官徐文將財禮四兩償還張鳳池
租米訖鳳池不合唆主以賴租墊業訟徐文蔣
全於捕衙致全累斃又賣幼子徐文復費銀十
兩士珍証又在官吳道通被豪奴張鳳池以周
林假命圖賴陸續詐銀二十五兩因銀不足另
寫田作價至今疊詐應追原契給還道通又在
官馮瑞被張鳳池指盜索詐首捕勒寫房屋五

問虎奴誣告不休致伊弟不在官馮美累死審
應斷屋還瑞又在官郭氏徐廷錫有家人王成
在外張鳳池不合誣指窩拐錫不在官王卿到
家非刑吊打變賣命田銀三十兩徐桂過付証
又在官吳泰有祖吳孝原尙徐宦銀十兩鳳池
不合率病婦坐取威逼屢償不清合斷退還原
估米行仍處銀三兩給泰又在官談奎借鳳池
銀四兩五錢鳳池串黨張成各不合執十三兩
之丈契勒詐不休應追原契還奎又在官吳守

禮有故父文達伯文元各佃徐田元負租逃張
鳳池不合勒令文達賠償賣其命田銀十二兩
又索使用錢五千文審應追銀付禮又在官許
保壽有田坐落徐鄉宦套內樊士章不合為主
圖謀套產機乘先存今故周錫父子與壽言爭
縊死樊士章亦又不合故違勢豪家人嚇騙財
物強占田地者發邊衛充軍事例即便借屍圖
詐逼寫許保壽前田計短田價五十兩臨審退
還在官呂立伊先存今故伯呂思存日負欠本

官田租呂恩故後樊士章逼要呂立代賠逼勒
田契五畝臨審退還訖又見在官尤桂可詐樊
士章又不合先以墊窩捏首逼伊棲房九間并
男身契一紙告後亦已退還尤桂証樊士章先
以周錫縊死身屍詐得許保壽套田又不合仍
復移詐在官沈燭因而得詐銀一十七兩告後
亦經還銀議息在官閔美即閔文美有僱工人
蔣大患疫身故樊士章即就冒認蔣大為義男
撰詐閔美逼獻命田二十四畝臨審亦經退訖

閔美証在官王炯有僱工人不在官唐尤逃走
樊士章不合逼炯取償又除虛契外復勒銀十
二兩又詐伊田十畝退去不用仍勒銀三十七
兩王炯証在官徐弘有在逃兄徐成先曾借欠
徐鄉宦債銀無還被宦僕在官夏義等逞威逼
勒徐成將妻不在官阮氏賣銀償訖契仍指執
不還復因徐成逃避夏義不合波害徐弘仍逼
伊立契欠銀二十六兩審廳追契給還徐弘又
在官惠玉素係殷儒崇禎五年間適有流丐楊

謂病死該地宦僕在官徐親吾亦就不合冒認
屍親牽告惠玉在縣嚇詐銀錢入已惠玉証又
在官尹論向有市房一所坐落本宦套內却遂
捉伊已故侄尹憲逼猷前房登時封鎖負賃已
致尹憲負忿身死尹論証又在官蔣用止欠徐
宦租米九斗張鳳池不合逼寫身契因妻陳氏
不願服役活拆另賣得價銀八兩終不能贖身
退契蔣用証此文煨等各又為主管收租稅又
不合逼索贈耗竟將各佃私擅加刑以此一時

人心激變謬思狂逞有在官陳軾與在官吳君
可及脫逃未到周龍達各不合為首在官陳謀
周滿三及脫逃未到楊元珊殷康各亦不合一
同釀禍在官周阿荒錢大管望并脫逃未到趙
禮各亦不合群起為從陳軾即於崇禎六年正
月內在於南劉地方設禁不許豪奴入境騷擾
當經本縣重知縣行票緝捕票內開有原首周
文煥名字在內以致陳軾等疑係陳一教指使
陳軾等各又不合統衆即向文煥家擄掠文煥

逃避陳軾吳君可周龍達各又不合故違故燒
民房律竟將伊住房燒燬仍至馬家莊擄掠張
瑞家張瑞脫走隨亦放火燒莊因而乘勢長驅
率衆縱燒本宦毫村河橋塘頭川埠蜀山澗北
伏嶺等莊群兇姦集焚搶不已隨經本縣將樊
士章捉獲監候劉寧因懼罪無所逃自行投監
文燦與張瑞各又不合脫逃去訖比該查知縣
約同本縣各鄉紳詣鄉再三開諭陳軾等一時
人心洶洶無可誰何吳君可陳謀周龍達周滿

三等乘見在官周起玄張襄歐明等家各富饒
吳君可又不合率同陳謀等將周啓玄家搶掠
如洗仍逼周啓玄槿寫年月虛寫欠銀契券陳
謀周滿三各又不合故違喇唬白晝撒撥毆打
平人搶奪財物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事例周
阿荒錢大管望各又不合故違因而奪去財物
杖一百流三千里減等律將張襄歐明捉毆并
將各家背蓄盡行搶掠又有在官吳康顧煥家
各力食頗過管望又不合與監故陳鍾表仕明

許林陳備將各家資并掠一空在官儲秀史茂
各亦不合無知附和群兇勢焰莫可遏止以致
陳鄉宦莊房焚燬幾盡隨該本縣將吳召可陳
謀陳執以次擒獲監候諸兇意欲挾索陳執出
監陳天益亦不合無知聽信造一小旗上書為
父報仇四字故違糾衆發掘起棺索財取贖比
依強盜得財律例聚集群兇楊元珊殷康各又
不合故違發常人塚開棺見屍為從者發附近
衛充軍事例將陳氏祖塚發掘開棺以此洩忿

時有楊舍營哨官楊肇基日擊時變亦不合故
遣假以差遣體訪事情緝捕盜賊為繇占宿公
館嚇取財物擾害軍民者發邊衛充軍事例前
至南劉本處捏稱奉委却就圖為居間即詣本
縣以安撫諸禁為名將陳軾暨為從周龍達等
盡行套領出監及陳軾出外燒搶如故楊肇基
又不合從中婪得銀四十兩當被該地棍徒窺
伊囊橐充溢隨候至沅內盡被搶掠合縣盡知
隨經本縣將陳軾等燒搶緣繇通行申報蒙巡

撫莊都御史一面行委帶常鎮蔣兵備及本
府洪知府吳推官星馳臨縣多方曉諭安撫亂
民仍將在逃周文燦與張瑞多方緝獲始得就
擒監候一面將豪奴蔽主啓鬻頑民結黨燒搶
已經擒獲首惡解散脇從謹據實奏

聞伏乞

聖明嚴勅處分以伸法紀以安地方事具

題去後續奉

聖旨豪紳縱僕虐民積怨釀變地方官平時何無禁

戢伸理本內尚曲為隱飾深可痛恨乃兇黨糾衆
焚搶殊屬非法周文燦等并陳軾等通著該撫按
嚴拏究擬盡法重懲仍一面曉諭安戢不得株累
生擾陳一教徐廷錫著查他橫肆實跡據實奏奪
童兆登及洪周祿蔣英著該部分別議處莊祖誨
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咨行撫按檄道
轉行間續該禮部駱主事將民賊濟惡已極微

臣目擊最真恭繹

嚴綸謹據實撮

陳仰祈

聖明大賜乾斷立誅兩世之克以雪萬姓之冤事并
開事跡五款具本

題奉

聖旨據奏陳一教父子婪橫異常近日地方橫逞明
係積弊釀變者該撫按一并嚴查作速據實奏奪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創行前來隨蒙撫按二院憲
牌并行新任常鎮道徐副使備牌行仰本府理
刑廳會同本府遵照

明旨并行間隨經一面嚴緝陳軾等照舊盛候伊子
陳天益未曾審出掘塚緣繇當經保釋楊元珊
周龍達殷康各又不合慮罪脫逃去訖又蒙巡
按祁御史憲牌內開奉部院咨劄該山東道禹
御史具題為愚民作亂之因等事奉

聖旨該縣事情莊祖誨已有旨了著從公據法懲暴
安民如再徇悞責有所歸祁
著即星馳赴任
會同審理不必依限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蒙憲
牌該廣東道劉御史具題為江南財賦重地等

事奉

聖旨蒙紳悍僕藉勢虐民已有旨查處等因若奸棍
乘機彭煽肆行焚掠即係亂民豈容姑息着該撫
按速擒渠魁審明正法其餘的一面榜諭解散俾
安生理本內溧陽金壇等尤情形撫按官何未見
奏報即着自行回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備
行到道遵行聞楊肇基知罪有所歸又不合具呈
本府即欲擅離信地遁去隨談吳推官知覺緝禁
外續又節奉部院咨劄該兵科史給事中題為泄

玩撫臣等事奉

聖旨地方賊警民變撫臣自難辭責在祖誨者悉心
剿輯並圖戡定如再玩泄滋毒論治不貸該部知
道欽此又該巡撫莊都御史題為宜民幸已輯寧
等事奉

聖旨宜興民亂果否戡寧效尤思逞是何情形本內
殊屬含隱莊祖誨還著遵旨明白速奏仍一面督
率道將有司擒渠散黨以靖地方不得徇人言
引卸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巡按祁御史題為微臣

遵

旨受事等事奉

聖旨亂民豪奴俱著審明正罪其兇黨潛逃及怙惡
不悛者一體緝治但不得株累無辜致有驚擾陳
一教徐廷錫貪橫實跡速查奏奪江南賦重民窮
武備弛廢著該撫按嚴督道府有司多方拊綏振
飭以安根本重地該部知道欽此又陳一教具本
奏為安戢久奉

明旨等事奉

聖旨陳一教縱僕肆毒正在查勘何得嘯陳并亂民

有無擒賊該撫按作速分別議處具奏其有潛匿
京師者城捕各官嚴行緝究該衙門知道欽此欽
遵備行撫按轉檄本道遵行間比周恒將慘占
極冤事陳淵將斬敵事王經將逼敵事周成將
盜敵受敵事徐春將活奪人妻事盧貴將奪妻
占產事許保壽將圖命慘傷事呂正將號憲救
追事尤桂將慘謀事汪和將勢敵抄家事各具
狀告府陳芝將封洗昇敵事陳明將逼敵指詐

事許氏將天淚事尹泰將勢謀事瞿有穀將拷
敵事邵進將枉逼全家事李英將天斬神吞事
馮燿將豪奴盜敵事吳應仁將捨女歸妾事將
芳將鯨吞事周榮將真寃見日事閔美將冒屍
逼敵事沈爵將鬻屍抄洗事王治將奸擄事周
泉將勢豪鎖敵事董明將憲解民寃事廉訪將
奇寃殺命事陸倖將寃占雪寃事沈坤將勢豪
逼敵事將雙項將吞孤事龔守義將號憲親提
事李鑑將勢挾逼敵事楊英將天討豪占事徐

弘將遵諭號寃事惠玉將收屍轄作事尹論將
占殺事各具告本道批行刑廳石瑛將斬勢事
李用將屍獻事將徑芳將憲雪事卸玄將憲斬
事程應登將募獻事許年將勢獻占殺事蔣士
珍將寃寃事吳道通將屍詐事馮瑞將勢吞事
郭氏將二命事吳恭將憲斬事談奎將真謀事
吳守禮將憲斬事王炯將勢封事蔣用將慘謀
事各具狀告蒙巡按祁御史批行本道併發刑
廳會審問陳一教將奇禍奇誣等事徐廷錫將

直陳焚燬無干等事各亦具呈撫按二院俱蒙
批道併行到廳時值本府洪知府去任隨該吳
推官具文請詳院道蒙批仰即會同鎮江府帶
管理刑官刻日會審解道覆審轉解等因隨經
移會鎮江府帶管理刑王知府會集公所通提
文懷等一千被害犯証到官并查吊各卷前來
會審間徐元芳將摺詞毀像等事顧煥將遵

旨投審等事歐明將懇恩嚴緝事周啓元將電寃屠
家事各另具詞投訴并蒙鎮江府帶管理刑王

知府常州府吳推官將禮部駁主事疏開事跡
五款逐一究審及將疏外各詞逐件究問明白
列款登答一併具詳問本縣石知縣蒙詞蒞任
榜示安民捕緝照提

欵犯楊元珊殷康周龍遠等潘大却不合與見獲兇
犯周愛泉朱涵周二史葵心即史心葵為首并
已獲監故周達陳三糾同見獲凌長子陳大龍
李陸各不合聞風自惧將縣差里長沈邦清操
長沈橋張珊併鄉民邵三殺傷身死當經擒拏

陳大龍周二史心葵陳三等解縣監候仍嚴緝
餘犯間周龍達殷康楊元珊各又不合遠逃未
獲蒙本縣石知縣將獲報南劉黨惡地方已靖
事申報本道蒙批南劉安戢久矣何故又有此
事據該縣報開起事根因尚未明白作速查明
確報以便轉報兩院繳隨蒙本縣看得春間南
劉居民因蒙奴起釁焚搶橫行現遵

明旨會審成招餘黨盡免株連但有

欽犯楊元珊殷康等事發先逃捕緝未獲本縣到任

伊始屢奉憲行有擒渠散黨之

旨漏網渠魁豈容任其久逸故於本月初三日差捕

緝拏以期早結

欽案詎惡黨潘大周愛泉等聞風自懼燒房拒捕各
俱星散奔逃獲到潘大等諸犯已經分別審明
禁放其有未盡就擒者見在拏緝等因申蒙本
道看得宜邑南劉居民春間以豪奴起釁橫肆
焚掘幾無天日本道蒞任遵奉兩院德威多方
撫戢四境庶幾安堵但

欽犯楊元珊殷康等脫逃未獲該縣自不能置之不問何物惡黨潘大周愛泉等恃頑不悛輒敢脅衆拒捕殺傷里長沈邦清村民邵三操長沈橋張珊四命并焚自居之房以為速逃之計似此自作之孽法豈容貸本道一聞此息隨即親馳赴縣撫緝並行而克犯潘大周愛泉陳三史心葵周二朱涵周連等各次第就縛另具招解正法并諭無辜愚民悉安生業地方安堵如初矣除未獲殷康等現在給批嚴緝外合先申報等

因具繇通行呈蒙巡撫莊都御史批開楊元珊
等係照提

欽犯縣官緝拏正法奉有

明旨何物潘大奇輒敢脅衆拒捕毆房殺差大干

國憲今兇犯既已就縛仰即研審治罪與陳軾等

並招其詳其未獲兇渠仍應嚴緝無辜恐民曉

諭安緝不得株累以靖地方繳蒙巡按都御史

批開南劉春間焚掘之變法所不容乃以繫始

蒙奴餘黨與之安戢至於在逃正犯自當追擒

周愛泉等輒敢燒房脅衆拒捕殺人是無天日
矣現獲惡犯并案連究未獲者嚴行緝拿其餘
無辜諸人即出示曉諭毋令驚擾此繳蒙本道
備行常州府吳推官研審并招問周連陳三俱
在監患病身故委官相埋訖又蒙本府吳推官
行提潘大等到官逐一研究會審得宜興難民
一案自其燒搶濫觴以後觀之嗷吽魚然不可
嚮通按律定罪實難稽誅迨尋根苗以定厥辟
則周滿三錢大等之餘焰繇吳君可陳謀等為

之燭而禁頭陳軾周龍達楊元珊等之毒波則
周文煥張鳳池張瑞劉寧樊士章等為之腊而
成也文煥老猾與瑞寧同謀黨惡凡行詐必繇
其手故衆怨首歸之開春南劉設禁曰非吾族
也不履茲境會中方憾瑞等之取租索耗逼逋
私刑也而童知縣適以拉禁至票中有周文煥
三字執疑為陳宦作使遂以時掠煥不可得焚
其廬而之馬家庄併搜張瑞不獲遂焚庄以次
及樊士章而牒之劉寧恕而投獄而煥瑞各烏

歎散一時知縣重兆登暨紳宦下鄉相與涕泣
道而軼等藐以為莫予何也于是周啓玄張襄
之家周滿三等刮而有之矣下至力田之家如
吳廩顧煥亦被陳鍾管望等攘肱而去豈黨毒
集莫肯遏止計其受燬之延莫過陳宦平生構
造七庄一旦竟成焦土語有云守天之聚而不
施德義則聚必有闕其是之謂與且人亦何樂
乎魁人之過也如駱儀部疏中五款其間誤庇
匪類幾成主蔽之名過信家奴遂失篤故之誚

至如典買師房一節儀部為今時悉其情形宦
商徐元芳當官言之傷惋即磊利未必然已於
古人不責恭之風相去懸絕矣而且有文煥張
瑞輩為之播虐劉寧等為之斂怨禍之烈也將
誰之尤與徐廷錫之奴樊士章為諸奴攻拘直
以善美緇得主人意而射影噬人莫如張鳳池
其誘嚇糜鈞一事俾鈞命產俱亡道路之人畏
池如虎而張成更以翼傳之臨變猶不悔禍以
舊孽為得意則將謂徐宦知不知也嗟！惡幹

縱橫民不堪命為陳軾者率諸人叩院道而請
命慮無不得當者計不出此乃相與聚族而謀
為滅奴之計浸淫不已利其所有而燒搶之禍
成矣于是緝陳軾等繫獄而一時諸兒奴歔歔
剗軾以歸目中何無忌憚也軾子天益同楊元
珊幟書為父報仇四字掘陳塚以為得意遂有
哨弁楊肇基目擊其變稟領軾等出撫諸禁陰
使彼猖陽為解散遂致難民熾炎炎尚未滅迨
撫院行道委府廳申諭

聖天子三驅不誠之意多方曉諭而後稍戢繇此觀
之懷等之不是在以官制民而執等之不是又
在以民要官夫以民要官究且以民吝民是亂
易亂之術也奴之罪若輩分之矣嗟哉若輩之
自罹於辟也兇焰頓熾又有無端披猖如潘大
等者夫

朝廷之法官與民共守之如

欽犯楊元珊等兇脫未羅自應束手待罪乃因該縣
陸續行提而黨惡潘大遂糾同周愛泉朱涵周

達周二史心葵凌長子陳大龍李六陳三等拒
殺團長操長若沈邦清邵三沈橋張三等四命
藐不顧三尺幸本道躬行督緝撫按嚴諭掃除
而一時渠魁逆獲然則潘大等九人以償沈邦
清等之肆命則不足以質擄元珊等之三犯則
有餘也乃元珊等詎能逃于清平世界則應得
之罪終身以之有不得而解免者矣是事也在
會審之後招略初成奉委併審因附原招定辟
夫事有始末從其釁端則先正奴罪罪本於律

諸犯其容逃乎是故有謀殺人得財之律在則
周文煥張鳳池張瑞之類可斬也劉寧罪居文
煥之次樊士章張成罪居鳳池之次依伴當事
干嚇騙強占田地之律則三犯之戍其能免乎
有伴當撥置打死人命之例在則蔣美之戍亦
不得而免也有盜倉糧剽盜官糧三字之律則
宜配屠明有受僱誣告人之律則宜配胡成其
餘黨如周文訓許文煒吳添壽夏象徐觀吾多
係臨審退契姑擬杖先治奴而後治亂則故燒

官民房屋如陳軾其能免於首禍之戮乎若無
端而延搶良民如吳君可陳謀等不奪不饜君
可為軾黨羽掠周啓玄家如洗又逼書其銀券
例寫年月則君可之首亦可異處也陳謀罪次
君可與打搶歐明周滿三有喇唬白晝撒潑毆
打平人搶奪財物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之例
在其餘如周阿荒錢大趙禮管望逐隊而趨配
之足矣若天益自恃強悍稱報父仇當場之倡
衆搥焚木犯實為戎首面訊楊肇基供証最確

擬斬何辭元珊殷康為天益之從與周龍達三
犯并趙禮應擬照提陳鍾表仕明陳備許林俱
搶吳應者已監故陳有祿以老免儲秀史茂以
無知杖哨弁楊肇基藉撫戢為名套禁頭出監
而燒搶如故從中陰黨陽散釀釁多端查當日
捏稱奉委西鄉東裝前程為棍徒所戲直至沈
中白日搶劫箱中銀四十兩閩縣聞知哨弁客
寓囊橐充溢居間無疑及事露更欲擅離信地
希憑兇窟依假差遣體訪事情緝捕盜賊為繇

占宿公館嚇取財物擾害軍民者例則論違其
又何辭矣至若潘大等黨集多兇拒殺里役今
楊元珊殷康周龍達一時喙竄除周達陳三等
監斃外潘大史心葵周二周愛泉朱涵仍依官
司差人勾攝公事而抗拒不服及毆所差人至
死者律擬斬凌長子陳大龍李陸係從依及本
犯重者各加貳等律並皆諸犯自取之罪非故
入之也是役也湊集前後案卷條分縷析陸續
解審之餘會同從公勘鞫不敢少有徇緩致貽

上下其手之譏至陳徐二官明于一經而昧于
三戒縱僕橫行不顧自罹罪咎但垂老之年未
奉

明旨問擬似難徃行處分而教子陳于泰于昂又皆
係籍詞林想不忍歸過於親或者勸

閣請罪待

命闕廷事干奉查婪橫之

旨未敢擅便謹將宜事奴民各犯勦末彙招詳候

聖裁或歸憲奪非承問官所敢輕擬也將文燠等具

招呈蒙常鎮兵糧道徐副使漢看得宜邑奴民
之構難釀禍日久變起倉惶一時狂逞遐邇共
詫今幸多方戢寧蒙奴與亂民之罪灼然昭著
請得詳其致亂根因而律斷之可乎南劉一帶
生齒實繁土似腴而民瘠俗既悍而習漓近村
田庄強半宦室平日蒙奴之縱橫鄉民特敢怒
而不敢言耳年來水旱頻仍乳、黎庶方苦終
歲勤動無以資俯仰輸歲額而周文燠張鳳池
等惟知恃勢狐行罔恤歎窮則搜租外勒耗利

上捲算甚至占人子女奪人田產稍不如願私
刑隨之於是陳軾等紛紛立禁而去任知縣童
兆登欲緝禁頭票入文牒之名愈速軾等必死
之心焉然四起鼓衆一登誓必得諸奴而爭啖
之然奴又潛踪遠遁矣於是群將陳官馬家庄
房俱付一炬決裂至此而縣官猶偕官誓神開
諭異圖寢滅不更迂且拙哉始猶積怨而成憤
繼且因憤以濟亂於是無辜之周啓玄張襄歐
明吳庶數家為吳君可孚借端搶擄一空而效

尤之風起矣及就繫其子陳天益并禁中之
楊元珊等復洵洵稱報仇雪怨而陳實之祖塚
遂不保矣嗟嗟枯骨何冤罹此慘毒諸亂民之
罪至此又豈在豪奴下耶際斯光景幾不復有
世界楊肇基不過一么魔哨弁耳輒敢托言往
撫套惡出禁仍肆燒搶迨諛府叱之使去而猶
戀々本地駒財燭禍擬以假差事例斷不容貸
者也至詳查駱部疏內五款彙列廳招各有本
末覆訊委屬相符惟是告詞紛紛盈庭泣懇如

所云文懷鳳池張瑞劉寧樊士章張成等諸奴
聲勢相倚朋比作奸非奪人產業即占人妻女
斃人性命傷心慘目之事莫可枚舉問誰為之
主人而令若是則諸奴之惡貫非即陳徐兩宦
之實跡事若楊元珊殷康等係照提巨惡豈容
久逸縣差緝訪而惡黨滿大周愛泉等懼禍及
身遂脅衆拒捕殺傷四命焚居鼠竄本道奉兩
院德威聞報馳緝立擒元兇而研審得情憑民
自作之孽其可逭哉此一案也不先治豪奴無

以平積忿之人心則依謀殺人得財之律斬首
起梟之文懷張瑞興肆毒釀變之張鳳池而劉
寧樊士章張成蔣美胡成屠明等皆其傳而翼
者也按法遣配各當厥辜不併創亂民無以弭
扞網之囂習則依掘燒殺捕之律斬發難之陳
軾與怙惡不悛之陳天益吳君可潘大周二等
而楊元珊殷康陳謀周滿三楊肇基管望李陸
等皆其群而逞者也分別緬發亦復何說乃若
奉

旨聽查之陳一教徐廷錫二宦固無辭於縱奴之愆
第一教業已病故徐廷錫與一教之子于泰于

鼎奉

旨奏奪未敢擅擬統俟

聖斷以結此一段公論者也合將文煥等取問罪犯
議得周文煥等所犯周文煥張瑞張鳳池合比
依謀殺人得財者律陳軾吳君可俱合依故燒
民房者律陳天益依糾衆發掘起棺索財取贖
者比依強盜得財律例周愛泉朱涵潘大周二

史心葵依拒毆追攝人至死者律皆斬俱秋後
處決劉寧樊士章張成蔣美俱依豪強索財強
者准枉法論一百二十貫律屠明依常人盜倉
粮得財者併贓論八十貫律與劉寧等俱絞係
雜犯俱准徒五年胡成依受催誣告人律陳謀
周蒞三周阿荒錢大管望俱依因而奪去財物
者律楊肇基依詐稱官司差違有所求為得財
者計贓准竊盜論與陳謀等俱一百二十貫罪
止免刺律陵長子陳大龍李陸俱依拒捕追緝

人及本犯重者各加二等罪止律與胡成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周文訓許文煒儲秀史茂吳添壽夏義徐觀吾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各杖八十胡成陳謀周滿三周阿荒錢大管望楊肇基凌長子陳大龍李陸周文訓許文煒夏義徐觀吾儲秀史茂吳添壽俱有

大誥減等胡成陳謀周滿三周阿荒錢大管望楊肇基凌長子陳大龍李陸各杖一百徒三年周文訓許文煒夏義徐觀吾儲秀史茂吳添壽各杖

七十胡成等供民屠明係賊犯審胡成有力照
例納贖屠明周阿荒錢大管望凌長子李陸陳
大龍供無力各照例免杖屠明于右小臂膊上
刺盜官粮三字充警與周阿荒錢大管望凌長
子陳大龍李陸俱押發定下驛遞依限擺站滿
放周文訓許文煒夏義徐觀吾儲秀史茂吾吳
添壽俱無力各依律的決劉寧樊士章張成蔣
美陳謀周滿三楊肇基各照例免其徒杖拘僉
妻解劉寧樊士章張成蔣美楊肇基俱發邊衛

充軍終身陳謀周滿三押解戶部編發口外為
民告訴人陳芝陳明周垣康鈞許氏李用尹泰
瞿有穀邵進王經陳淵盧胄李英石瑛馮耀吳
應仁蔣坊周榮董明周成徐春許保壽呂立尤
桂閔美沈燭汪和蔣徑芳陸倖王治周泉沈坤
徐元芳顧燠歐明周啓玄蔣雙頂龔守義程應
登李鑑楊英許年徐弘惠玉尹論蔣士玆吳道
通蔣用馮瑞王炯郭氏吳守禮吳泰談奎顧壽
鉅玄供明葛卿等各發寧家隨住肄業周文懷

張瑞張鳳池陳執吳君可陳天益周愛泉朱涵
潘大周二史心葵俱係重刑時錄牢固監候會
審招詳部覆無寃待報處決鄉宦陳一教徐廷
錫并陳于泰陳于鼎難以擅擬伏候

奏奪施行照出斬犯充軍為民賊犯并供明人俱
免紙外陳芝陳明周垣糜鈞許氏李用尹泰瞿
有穀卽進王經陳淵盧貴李英石琰馮耀吳應
仁蔣坊周榮董明周成徐春許保壽呂立尤桂
閔美沈燭汪和蔣徑芳陸俸王治周泉沈坤徐

元芳趙煥歐明周啓玄蔣雙頂龔守義程應登
李鑑楊英許年徐弘惠玉尹論蔣士珍吳道通
蔣用馮瑞郭氏吳守禮吳泰談奎王炯顧壽鉅
玄各告紙銀二錢五分胡成屠明周阿荒錢大
管望凌長子陳大龍李陸許文煒周文訓儲秀
史茂吳添壽夏義徐觀吾各民紙銀一錢二分
五厘并胡成罪銀十七兩五錢及張瑞奎詐尹
泰銀七十兩扛詐李用田三十六畝屋十間共
應估僧劉寧扣李英房僧銀四十兩又詐石瑛

銀三十兩張鳳池套謀糜鈞腴田十畝銀五十
兩詐糜訪寄屋銀六十五兩俱合入官與紙罪
銀兩俱追貯庫聽候類解充餉其周文煥等各
犯逼詐陳芝等田房子女或告後即吐臨甯始
還或先經斷給今不再照外鄉宦陳一教名下
應斷吳添壽身妻男女退還程應登服役又斷
張思投獻楊成一原產給還成一收領周文煥
名下追妻償還陳明張瑞名下追銀十五兩給
許氏膳老又逼罵卻進妻男四口文契應追給

還又買宋亮之女徐春妻為妻應斷給徐春完
聚劉寧名下追田契十二畝給還馮曜又追銀
一百兩給龔守義周文訓名下追銀七兩還李
鑑張鳳池名下追身田二契給還蔣徑芳又徐
錫名下追夏義等通馮徐弘欠契二十六兩又
追市房一所還尹論張鳳池名下應追原契還
吳通通又應追還身契付蔣用張鳳池又應吐
還馮瑞屋五間又應追銀十二兩付吳守禮又
應追銀三兩并原佔米行役還吳泰又應追還

銀十三兩文契乙紙付談奎樊士章名下應追
田二十四畝銀四十兩給還閔美各照數追給
各主取庫收收管領狀繳附其燒搶吳廡家已
獲陳忠表仕明陳備許林并周達陳三俱監故
訖陳有祿年老免擬脫逃未獲應斬斬犯周龍
達軍犯楊元珊殷康徒犯趙禮未到杖犯周積
俱嚴限緝獲另結具招連人呈解到臣該臣謹
會同刑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莊祖誨審看得宜已南劉之事發難雖在一朝

胎禍實已有日

明旨所云積怨釀變誠為

遐燭萬里蓋村中之戴笠荷鋤多屬宦室之佃戶諸人奴加租捲債凡可以恣行其攫取復安顧啼泣之與仇離怨既傷心憤亦盈衆陳軾等立禁之謀原欲以一逞為快乃所請除禁者又即禁所最恨之周文煥乎是益甘心諸奴燔其居并焚其主人之庄屋而村中之黠而悍者遂乘機肆虐旁掠及溫飽小民此其時竟成搶攘之世

界又非蓄怨之初心矣然繇後究前終不可謂
非豪奴激之始也臣請按豪奴之罪如周文燠
張瑞逼人之房占人之田勒人之身契已橫矣
而最橫者在孫士林一事既斃其命復膏其妻
如張鳳池佔人之債變人之產詐人之銀錢已
慘矣而最慘者在糜鈔一事既死其兄復拷其
弟則三犯者其能逭謀故得財之律乎劉寧不
必論其他即此盧奇一經投靠侄田亦併入無
遺蔣雙頂十歲孤兒父產為猷詐殆盡樊士章

不必論其他即此藉死僕以為名閔美二十四畝
之腴田一畧占去因逋米而設計王炯四十九
兩之銀物兩次詐來張成不必論其他即談奎
之所貸我何遂復執其虛契却玄之米銀已足
再圖詐其百金他若蔣美即杭臣之死已屬有
因况于額祿之累斃胡成即青衿之辱已為非
法况於索贖之刁詞則此諸奴者分別戍配其
又何辭至于周文訓吳添壽等或附和為奸或
背主不義則杖之足矣豪奴既已明刑亂民自

宜正罪當其時不開聽仲理於

國法惟思挾衆怒以逞兇創首者借義舉自雄懷奸
者因焚捨為利陸陵跳梁目中寧復知有三尺
以致速擒渠魁重煩

明旨此不必因後來攘奪平民方為過惡即此歛怨
之家慘罹荼毒致使枯骨不保數椽成灰此亦
豈

王章之所載而誅殛尚可少寬乎况於揚元珊等兇

黨潛逃自當遵

旨緝治何物周愛泉等輒敢焚廬脅衆拒捕殺人使
非臣等早獲奸渠速安脅從則此耕鑿之夫烏
散魚驚寧有紀極初猶因修怨扞網繼而以恃
衆逆施及其後則自知罪在罔貸敢肆披猖矣
問誰為修怨扞網之仁則燒房之陳軾吳君可
周龍達者是掘坟之陳天益楊元珊放康者是
問誰為恃衆逆施之人則搶張葉家之陳謀顧
煥家之管望歐明家之周滿三周阿荒錢大吳
康家之儲秀史茂者是而吳君可則并搶周啓

玄家者也問誰為敢肆狡猾之人則拒殺捕人
之周愛泉朱涵潘大周二史心葵凌長子陳大
龍李陸者是而陳天益則并為拒捕者也按其
首從之分麗之以斬編配杖之律是則法紀之
所必宜正者矣若楊肇基一哨弁耳既保諸犯
出監而歐明等家之焚搶如故周龍凌等犯之
逃脫潛踪可謂非肇基之罪况乎驕財煽禍又
安逃假差事例乎巨等恭繹

明旨以陳一教徐廷錫橫肆實跡

命臣等據實連查夫查必于兩造者為據跡必以訊
識者為實否則恐無據而涉虛矣凡此諸詞皆
臣與道府諸臣所先後批行逐起研審今豪奴
之罪狀已昭昭若是世豈有奉法循理之主人
而蓄肆胆作奸之奴僕試詰以二宦平日之禁
戢何在亦當無解於鄉評况其中尚有明知故
縱身為指發之端則即此以見其實跡之彰明
無所逃于

聖神之照鑒矣部臣駘天閭疏叅五款推詢多有實

情內如蔣美胡成及盜糧之屠明皆經擬罪臣
奉

旨一并嚴查是以統入審案至若已故之陳一教現
在之徐廷錫與一教之子守制之陳于恭陳于
鼎皆歷奉

奏奪之

明旨所應仰祈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

除本招紙罪贓銀共二百八十八兩三錢七分

五座并入官屋一十間田四十六畝候變價嚴
追充餉外所有遵

旨查審緣繇理合列款開坐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禮部主事駱天閑疏叅五款

一忍毀師像

前件據常鎮通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北堂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看得食德之報爰及苗裔原
任吏部右侍郎徐顯卿一教之師也
其有德于教甚厚卿沒子姓式微所
置房屋割典殆盡宦適當其像字典
值七百金初念以為藉是可以朝夕
一酌迨其子元芳絕賣稍增至一千
二百兩于時移像出屋四顧諸典者
俱閉門不納像竟置之市中嗟嗟陳

官其於麥舟之義遠矣

一窩賊盜糧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官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看得案渠之積民力晉存宜
有糧蠹屠明故設酒肆於倉次藏賊
盜米事露而明欲逃于陳舍以免焉
後覺其為盜隨驅之官以正罪矣未
可為本官深咎也

一 歐打縣官

前件據常鎮通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看得部民之誼統於本屬武宜雖曰隔邑然陳于泰已稱寄戶即部民也安得割武邑岳凌霄而奪之豈少年豪氣未除乎此惟岳令知之無從質問也

一 捆殺青衫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堯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看得叱咤子衿狂奴故態然
未有如胡成之橫者成藉同姓胡文
四轉之業而索取孫伯芳契直執之
如讎彼聲聲以續祖業誑其主而主
竟信不一尼之然一時有司竟直芳
而罪成

一捏陷多命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看得命之真否有司治之置
星蔣美以仇結攖置打死抗臣遂掛
籍陳門以圖解脫鄉隣顧壽顧祿等
為之請命未幾祿亦復累死於是顧
壽遂有祿命之控已上五款該臣覆
審無異

原叅陳一教蒙奴周文煨張瑞惡蹟

一告狀人陳芝為封洗穿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陳芝稱劉寧啖懦黨文煥
封門擄洗逼寫身契及細詢係芝逋
租煥代寧酷獻斷契還芝

一告狀人陳明為逼獻指詐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陳明稱洪水滄田惡奴不
饒弁合文懷鏈逼獻身因折妻取贖
應斷妻價給明

一告狀人周垣為慘占控冤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塋會同鎮江帶管理刑知府王秉
鑑審得周垣稱身係陳宦保頭文懷
謀奪頂首銀二十餘兩逼罵房屋八
間府審斷契還垣

一告狀人陳淵為斬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鑒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陳淵稱兄陳源被懷捏指欠租沒家財逼身歸府審口供騙銀四兩斷給訖

一告狀婦許氏為天淚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鑒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許氏稱懷瑞携男孫士林
夫妻逼獻并捲其資謀林死復賣其
媳莊氏姑婦涕泗連如情實可矜審
斷銀十五兩與許氏贍老

一告狀人尹泰為勢謀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尹泰稱瑞覲殷誘其侄尹
阿瑞鬻身價值七十兩因計竊其產

券以當賀錢泰不得已為償身價贓

起入官

一告狀生員李用為屍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李用稱用父獲斬寡媳雙
姦瑞徑助屍父李煥圖命逼寫田三
十六畝屋十間產應估入官

一告狀人瞿有毅為拷詐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瞿有穀稱穀欠瑞租尾逆
寫腴田六畝臨審私下退還

一告狀人邵進為杜逼全家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邵進稱瑞杜盜首捕弇刑
立獻妻男四口及審係通租逼寫契

應退還

一告狀人王經為通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王經稱膳田三畝落瑞套
內誑計厚價詐寫身田共一契並無
毫交府審自退還訖

一告狀人周成為盜獻受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周成稱瑞稅成親史成盜
田絲密獻府審斷田還成

一告狀人徐春為活奪人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徐春稱妻宋氏少艾計誘
伊父宋亮重賣為妾臨事猶挾以俱
逃府斷將氏給春

以上共十二款該本通副使徐世蔭
看得小人即非戚項乃已老猾周文
燦先為故何宦之僕主狡叛靠陳門
與張瑞劉寧結為腹心其通索宿逋
也產盡則以身命繼之甚且奪攬保
預圖自封殖惡波洗容盡乎乃張瑞
何物勒逼佃戶掙為人奴至孀人之
妻鰥人之夫孤人之子田有畔而越
之室非斗而量之罪惡已盈法律難

宥該臣覆審無異

又陳一教豪奴劉寧惡蹟

一告狀人董明為憲解民冤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董明稱劉寧因徐侃欠租
遣保李孝徑將侃賣過董明船隻撐
抵明不得已以田契贖回侃乃以屋
契易明田契

一告狀人盧貴為奪妻占產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稱寧窺妻父謀妻不遂逼身靠契沒入及鞠保貴通租寫抵府斷給銀七兩與貴再娶

一告狀人李英為天斬神吞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李英稱英市房一所值四百八十兩只交二百兩扣去費用銀四十兩久之不發迨英銀用盡捏令自賄俾之進退兩難其四十兩應斷入官

一告狀人石瑛為斬勢事

前件據常鎮通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石瑛稱寧誕產詐銀三十

兩及細鞠瑛係陳僕呂瑞之親寧疑
瑛藉瑞勢詐人遂行勒索其賊應斷
入官

一告狀人蔣雙頂為吞孤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蔣雙頂稱年纔拾歲叔鑑
生兄百年為劉寧索詐人產俱盡父
鏡生身剩田十畝樓房六間其田亦

曾為鑑獻官頂父母俱斃與百年雙
孤無倚伊親張涵宇額官乞得退田
六畝

一告狀人龔守義為號憲親提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龔守義稱劉寧契買身田
議價二百八十兩倚恃奸猾捨吳逸
為腹延遲四載只陸續銀一百六十

而餘銀終無找給理合斷銀一百兩

還守義

一告狀人馮耀為豪奴盜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吳耀稱俞芳裔腹劉寧盜獻套田十二畝及細鞠係芳代耀于天啓四年借寧米十五石五年代借銀十五兩以田作贄及銀入而契仍

指理合斷還

以上共七款該本道看得歎不取盈
產惟其直劉寧豈真為主附益者減
舟不在整生妻勉去惟是誰之過與
而且直未數而故刁之帳已清而還
指之世間有此孽奴乎宜其釀禍於

主也續談臣覆審無異

惡奴黨羽實蹟

一告狀人李鑑為勢挾逼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李鑑稱崇禎五年借欠張
繼錢寧銀兩將蕩五畝賣官僕周文
訓為業并載二十三兩挾勢只發十
六兩代還前債餘指不發理合斷銀
七兩還鑑

一告狀人吳應仁為搶女歸妾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吳應仁稱周禎窺仁有女
配蔣輝為媳勒輝獻入為婢禎赴仁
乃挈女以歸

一告狀人蔣坊為鯨吞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蔣坊稱坊因欠周禎債尾
捏主逼取拷寫其命田臨審主代還

田銀八兩

一告狀人周榮為真寃見日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周榮稱譚士忠乘周榮老
妻病故嚇嗣子周錦毆死錦不得已
獻田十畝屋七間議息查士忠已故
係許文煒接管原業今已斷還
一告狀人程應登為墓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程應登稱其祖父富貴也
與宦密後父故回籍省祖有奴吳添
壽將身妻男女四口靠官受而不歸
理合斷壽還登

一告狀人楊英為天討豪占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東鑑審得楊英稱兄楊臣無子以楊
成一為嗣臣死一年方十歲臣女夫
張恩將伊產獻官竟佔為業理應退
產還成一

以上共六款該本道審得一薰一猶
十年遺臭矧夥奴勾引實繁有徒乎
詳觀列款非奸妻占子即逼租折產
真所謂歛怨為德者無柰其至之朦
而不悟何矣續該臣覆審無異

原叅徐廷錫豪奴張鳳池張成惡蹟

一告狀人汪和為勢獻抄家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瑩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汪和稱徐官轄獻惡僕張
鳳池逼寫市房一所輒減其價府審
斷銀三十三兩當堂交訖

一告狀人蔣徑芳為憲雪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蔣徑芳稱鳳池乳名添貴
挺身拷詐逼寫身田二契細鞫緣係
遁租斷還身契

一告狀人糜鈞為尋究致命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糜鈞稱鳳池套黨張成誘
鈞兄糜鈞靠官靠契之明日勒寫腴

田十畝為贄鈞悔之無何又喚鈞妻
子奉侍鈞耻賣田銀五十兩取贖竟
得身契而田指不還越兩年逼取其
租田之汙菜固已久矣繫而勒之逼
鈞投水自盡遂捉其弟鋤鋤不得已
賣屋銀六十五兩贖田而成又以抵
租鋤呪神至池家池與成拷斷其足
僅退田數畝慶和

一告狀人陸倖為冤占雪冤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塋會同鎮江府帶官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陸倖稱伊伯陸惠通租惡
僕添貴即鳳池統契士章拷父紳代
賄逼寫房屋六間臨審退還

一告狀人王治為奸擄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塋會同鎮江府帶官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王治稱治毗徐宅遭鳳池

私科埤頭地稅歲增苦無以應乘治
出外遂挈其侍女以歸送之主臨審
退女還治

一告狀人周泉為勢豪鎖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周泉稱鳳池因陳運道租
逼身佃甲代賠逼寫其身妻二契臨
審退還

一告狀人沈坤為勢豪逼獻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鑒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沈坤稱鳳池因身逋稅套黨周能代認身契臨審退還

一告狀人許年為勢獻占殺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鑒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許年稱有住屋一所被豪

奴張鳳池借債捲美迺立賣契一百
兩執業去訖

一告狀人鄧玄為憲斬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官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鄧玄稱身同夥郭胡買糴
官米惡鳳池捏指銅銀喝張成即正
之將來指詐得銀百餘兩臨審退銀
二十兩給玄

一告狀人蔣士珍為冤寃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蔣士珍有母潘氏原為伊
父蔣全賣與徐文將財禮四兩償豪
張鳳池租米訖復唆主以賴租墊業
詞訟徐文蔣全于捕衙指全為伊奴
衙差勦穿蔣全受累殞命又賣幼子
徐文費銀十兩殘喘僅存威制衙官

如呼牛馬傾陷人命如刈草菅

一告狀人吳道通為屍詐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吳道通為豪奴張鳳池以周林假命圖賴陸續詐銀二十五兩方退周林屍郭興通因銀不足數通另寫田作價四兩後銀已完仍不還郭止寫退票見存膝哉道通遭此異

虐疊詐三次至今談虎尚色變也

一告狀人馮瑞為勢吞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馮瑞被徐奴張鳳池指盜
索詐首捕勒屋五間花費不貲黨奴
誣告不次伊弟馮美亦受累死係斷
原屋還瑞

一告狀婦郭氏為二命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望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王卿王章曰田與徐官相
近藉伊家人王成在外指稱窩拐鎖
卿至家非刑吊打卿不得寄帖與妻
變賣命產三十兩付豪奴張鳳池即
徐桂過付見有邵卿封銀同伊妻至
門送進恹哉二命歸家因病並殞合
斷三十兩付氏收殮遺骸

一告狀人吳泰為憲斬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聖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吳泰有祖吳孝原負徐宦銀十兩豪奴張鳳池等動稱本利百金率病婦坐取威逼父子祖孫已三世矣尚不脫禍即錢糧逋負亦應蠲免况宦債如此免取乎合於本主名下退還原估米行仍處銀三兩以恤

其三世之累

一告狀人談奎為真謀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宦奴放債除利息外本銀
九兩美十兩而又套契入手銀不全
發虛錢寶契待期滿即佔所寫田屋
如張鳳池止借談奎銀四兩五錢構
黨張成執十三兩之文契勒詐不休

虎狼食人不是過也合追原契還奎

一告狀人吳守禮為憲斬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吳守禮有故父文達伯文
元各佃徐田元負租逃遁併家人侵
收之租米乘便朦朧一併坐之文元
徐奴張鳳池勒令文達賠償達原不
負租米強為李代挑僮賣其畝田銀

十五兩家奴分其錢五千可謂苛刻之極合於本宦名下追銀付禮結果

以上共十六款該本道看得利攬於獨害播於衆猾奴張鳳池陽藉主名而陰肥私索且無論其催租科稅估產逼身如誘糜鈔一節羅絡羈縛使之控訴無門嗟嗟糜鈔人產俱亡興言及此令人髮墜事敗而訐告者不下數十狀雖雷同者多大抵皆侵

人田宅占人子女之詞乃其左右漁獵俾池筭無遺策囊有餘贏者則張成寶佐之斬遣寶為當辜續該臣覆審無異

又徐廷錫蒙奴樊士章惡蹟

一告狀人許保壽為圖命慘傷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呂五稱五伯呂恩適租恩

故士章逼立代賠勒寫命田五畝臨
審退還

一告狀人尤桂為慘謀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尤桂稱狼僕士章捏寫逼
寫伊男身契一紙棲房九間臨審退
還

一告狀人沈燭為鬻屍抄洗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沈燭稱士章乘周錫縊死
圖詐許保壽慶和抵身轉詐私得買
命銀一十七兩臨審退還

一告狀人閔美為冒屍逼猷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閔美稱士章冒認蔣大故

屍為僕逼詐命田二十四畝府審斷
還告息

一告狀人王炯為勢封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王炯將田六十畝零膏與
徐鄉宦有僱工人唐尤逃走負米二
石仍逼炯取償又除虛契外復勒銀
十二兩皆豪奴樊士章倚主索詐借

端害人又審四年一契係虎僕士章
詐伊田卞畝退去不用仍勒銀三十
七兩本犯罪無可加誰為伊主身自
作俑耳

以上六款該本道看得天必聚盈人
亦厭怙樊士章以徂詐之術工美緡
之謀獲寵於主取盈於衆逼租圖命
不一而足大抵皆婪興命波或籌美
乃粒利上居利下及鞭鋤綠裏科緡

浸至子女其釀禍于主豈其微哉續
據該臣覆審無異

惡奴黨羽實蹟

一告狀人徐弘為遵諭號冤事

前件據常鎮通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學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徐弘稱有兄徐成欠徐官
倩銀無償豪奴夏義等威逼成將妻
阮氏賣銀償訖契仍指不還又乘成

遠逃波害及弘捉逼寫欠界二十六

兩理應還弘

一告狀人惠玉為收屍賠詐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兆塋會同鎮江府帶管理刑知府王秉鑑審得惠玉素豐柔懦可紮崇禎五年乘有流丐楊渭病故豪奴徐觀吾等冒認屍親牽告嚇詐錢銀入已

一告狀人尹論為占殺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滯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尹論稱市房一所嵌徐宦
套捉侄尹憲錫獻前方登封出賃致
憲憤恨身死

一告狀人蔣用為慘謀事

前件據常鎮道呈據常州府推官吳
兆璽會同鎮江府滯管理刑知府王
秉鑑審得佃民蔣用因欠徐宦租米

九斗勒寫身契投靠用妻陳氏不願
服役活拆另賣得價八兩初訪既賣
伊妻可以贖身及後妻價兩空仍不
退契何物象奴吸人膏血割人生妻
慘孰甚焉

以上四款談本道看得駕禍生端推
籌霸套如兄逋而索之弟已屬不根
况拆妻後之指契命假而認為真已
有本律况道理裏之乞骸且人實有

康居過其任而國完遂使齊志以致
是世間無恒產而諸犯無恒心也多
行不義是誰之過與續該臣覆審無
異

題為豪奴殺主等事伏照宜邑奴民搆難蒙起於
豪奴今斬周火燦等戍劉寧等禍延於亂民今
斬陳軾等戍陳謀等餘皆分別徒杖各麗於法

其奉

旨查明者除陳一教已故其徐廷錫并一教之子于
賜于泰奉有奏奪

明旨仰候

聖裁外所有查審緣繇理合列款開坐謹題請
旨

崇禎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二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祁謹

題為道臣患病不能供職乞

勅部議先放回籍調理事據常鎮兵備道副使徐世
蔭呈詳蘇松道兵備右布政使沈萃禎告病緣
繇內開職抱病十年閔楚再告毫無矯飾即向
者未任三詳不曾悉矣頃更舊恙新疴展轉危
迫長號伏枕忍死待放而不意本院猶曰遲
也今本月十二十三等日以本院嚴重武場諭
令力疾校射乃射畢回舟自覺煩勞太甚不能

飲食旋即嘔血數升終夜不復成寐曰之連夜
扶掖還樹而現已發喘暈眩悠忽不省人事矣
職從恍惚間竊自循省此身真若泡漚盡瘁一
生歸魂逆旅亦無所恨惟是印務尚無歸者歷
懇尚未賜

題地方曠一日即悞一日之事從此若積遲而後
便有不可勝之積矣職之性命至微地方之叢
勝至重伏惟本院岳憐餘息亟

題罷免并即批印常鎮道就近接管是職雖生負

國恩猶幸死無溺職也等因蒙批該道屢以病請
本院亦屢以急公大義再三勉留今三詳踵至
情詞愈懃知其抱恙真篤有非假托者矣但此
地事務方繁而時值

計典伊邇應否具

題准告常鎮道會同督糧道確議報又准蘇松道
手本內開本職病苦倒懸累陳祝綢計未任即
三詳兩院及任後復請假調理至于今哀鳴疊
控發三月困卧矣若非萬分迫切何敢煩詞取

厭茲病之外見者兩腕痿痺步履顛仆語言艱
澁動輒暈眩其內見者痰嗽喘急煩熱往來神
氣昏迷時復不省延醫孫繼孫翼數輩診視咸
謂積勞所傷血枯神短自非盡絕人事安心藥
最難冀倖生此即撫按兩院目擊心知而猶煩
會議以決也生死緩急全在此時片語顧思首
丘有日如使貴道稍循格套展轉遲疑職愁魂
飄泊速化青燐土木餘生究零霜露取罪伊何
至於此極為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道煩為軫念

病果貼危情非假托速賜轉詳兩院立判

題放以遂生還辱臣幸甚地方幸甚等因准此該
本道會同督糧道王叅政看得三吳重地時事
孔艱蘇松通沈布政以紅緯宏才為輕熟妙用
三吳保障倚賴方殷不謂駁歷多艱積勞成病
前此屢經陳請洵非假飾憲臺為地方起見再
四慰留昨因武關監試力疾較射頓覺夙疴轉劇
嘔血暈眩未旋復而先旋故復堅詞以請情殊
迫切勢難強番非不知

伊通

明旨戒嚴凡屬臣工例當靜聽默幽

大典似非

請告之時第蘇松兩郡政務勞繁目前如漕運河工
種々責任刻不容停苟一時未能勿藥寧免累
積塵封是關本官去留之事小所繫地方安危
之事大如上臺軫念要地不容卧理准其

請告早為具

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蘇松兵備道右布政使沈

華積未任之前節具三呈請告臣以重地需人
俱未批發仍行檄催于本年七月十三日到任
至十月初六日又據詳為病發不堪等事十三
日詳為病極籲憲等事俱嚴行批駁勉留去後
十六日又詳為病久增劇勢難強留六懇垂慈
等事臣因目覩真病批開前因今據常鎮兵備
道副使徐世蔭會同蘇松常鎮督糧道右叅政
王象晉議詳前來臣覆核無異謹會同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莊祖誨看得

蘇松道右布政使沈萃禎生平致身大節表表
耳目數歷所至每起賢聲而于守吳尤著是以
其奉

命備兵蘇松吳之士民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本
官亦思以膏地展新猷而無柰其病體之日深
何也方其未任之前三以咯血痰喘之病請臣
等未之敢許督促到任不旬餘而又患痢則以
假請臣等以勘災之後趨之出乃本官以患痢
之後前疾益加則又以病請臣以較武之役又

越之出及二場未竣旋以嘔血暈眩扶掖登舟
則臣于是知本官病體之日深也今又旬餘矣
痊無可期三詳殓至臣令府廳諸臣就而視之
無不以尪羸為本官憐臣批常鎮督糧兩道臣
再行查議無不以真切之情狀為本官信臣于
是而益知本官病體之日深也但以

功令方嚴不敢輕為上

請止在查議未獲間于十月二十日奉到都察院勘

劄為

計期已迫

計典宜先等事該吏部題前事本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各款有裨計典依議行論劾官賠害地方豈容姑
待者即覈處道府不許輕徇請告內有規避隱情
仍從重論欽此欽遵臣等凜凜

明綸而終不得不為上

請者則以本官原無規避隱情耳且三吳習漓訟劇
構聞繁興為如何之地今日賦逋民疲灾稜疊
見為如何之時豈可以臥疴難起之道臣抱印

杜門悠忽歲月臣再閱該部

題後前事疏中有云真老真病者即于計冊報處
臣等自當一體遵守但以此地實為緊關此時
實為孔亟目前百餘萬交兌之漕糧數千艘回
空之運河非早為料理則幾何不以急務悞也

屈指

計典之期尚餘兩月作缺銓補又需浹旬受

命之官更累時日此時此地安容少有墮廢乎是以
臣等再四躊躇不得不為上

請者誠以深信本官抱病之真而又深知地方需官之急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蘇松道右布政使沈萃楨准令回籍調理遺下員缺作速銓補勒限到任庶官無廢事重地有賴矣為此謹

題請

旨施行

題為道員患病不能供職等事據蘇松兵備道右
布政使沈萃樹患病六次呈詳到臣批行常鎮
糧儲二道會查病勢果真原無規避隱情相應
准其回籍遺下員缺另行銓補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崇禎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一月二十九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